



# 【為仰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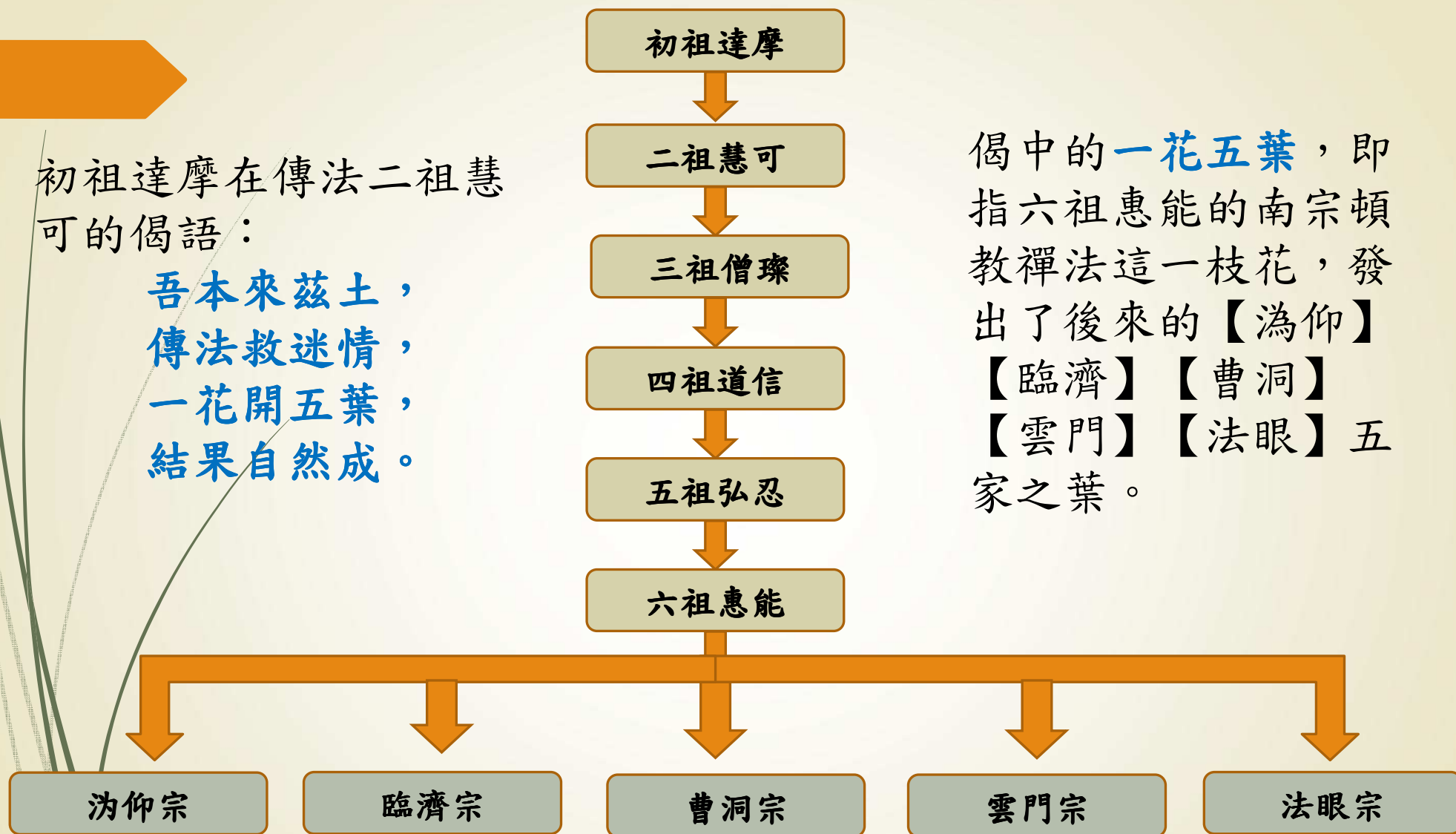


潭州為山靈祐禪師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初祖達摩在傳法二祖慧可的偈語：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偈中的一花五葉，即指六祖惠能的南宗頓教禪法這一枝花，發出了後來的【沩仰】  
【臨濟】 【曹洞】  
【雲門】 【法眼】 五家之葉。



# 滄山靈祐禪師 弘化事蹟



唐代著名禪師為山靈祐，是中國佛教禪宗一花五葉中最早伸展的一葉——為仰宗的創始人。雖然為仰宗似乎過早退出歷史舞臺，其實它走過曲折的發展道路，現在仍在不斷開創新機。



為仰宗密印寺祖庭是最早實踐「百丈清規」並取得卓越成效的十方叢林，故特別值得人們重視。

靈祐率眾開山墾田，置僧田三七〇〇畝，於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食指恆數千人。

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廢佛法，勒令僧尼返俗，靈祐乃裹首為民，到宣宗時（八四七）解禁，重新剃髮為僧。

他敷揚宗教四〇餘年，達者不可勝數。

百丈懷海的叢林規矩，實際上是靈祐真正建立、並在湖南發揚光大的。

唐宣宗大中七年（八五三），靈祐卒，終年八十三歲，謚號大圓禪師。建塔於同慶寺側，塔曰清淨。

有《語錄》一卷行世。傳承弟子有慧寂、智閑、徑山洪諲、西山道方等四十四人。



為了肯定靈祐禪師創立為仰宗的  
貢獻，雍正十一年（一七三  
三），清政府曾加封靈祐為靈覺  
禪師。





## 靈祐的禪學思想

以「鏡智」為宗要，疾「三種生」（想生、相生、流注生）為虛妄，宗風方圓默契，體用圓融。



## 靈祐的禪學思想

其宗揭橥：即是在認識人人本自圓滿具足的本性的基礎上，把修與無修、頓悟與漸修有機結合起來。

## 靈祐的禪學思想

這不僅繼承了禪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對禪宗南北頓漸之爭的正確總結，對於克服中唐時期禪宗南宗偏於頓悟、輕於漸修之弊，是有益的。

# 靈祐的禪學思想

關於「道」，儒家有治國的根本道理、根本學說、倫理道德原則、萬物的本體等不同涵義；道家有無為、無不為的清靜本體的涵義。

靈祐從佛教的立場出發，吸取儒家清靜無為、根本原則的思想，以「無心」為道。

## 靈祐接引徒眾的三個特點：

(1) 方圓默契，談笑風生。

(2) 意氣相合，機鋒互換。

(3) 體用雙全，理事不二。

體用一如，理事不二。這就是靈祐高度的辨證法思維和接引徒眾的綿密宗風。

《人天眼目》對此評論說：

「為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從。你欲喫飯，我便與羹；你欲渡江，我便撐船；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大約為仰宗風，舉緣即用，忘機得體，不過此也。」

對於為仰宗的開宗立派和弘傳大有功的僧人，一般人只認為是仰山慧寂，而對於百丈懷海的另一弟子、靈祐的師弟長慶大安（七九三－八八三），則多忽略了。大安，一名紫林懶安。福州陳氏子。靈祐在創建為山道場五、六年時，人跡罕至，幾乎要走

了，是大安帶了弟子多人，前來支持，終於使瀉山建起一千多人的大道場。

他與靈祐三十年共同開發瀉山。到靈祐晚年，唐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大安受寺眾推舉，繼任瀉山第二任住持。後回福州任長慶寺住持。

禪史上稱為長慶大安。

唐僖宗中和三年（八八三）卒於黃檗寺，謚號圓智禪師。

其弟子有靈樹如敏、大隨法真等六人。

# 為仰宗傳承

關於為仰宗的傳承，據《傳法正宗記》等資料，有傳記、語錄、事跡可考者，約九十九人。其中為山靈祐弟子四十四人，仰山慧寂傳十人，香巖智閑傳十二人，西塔光穆傳一人，

## 為仰宗傳承

資福如寶傳四人，南塔光湧傳五人，報慈德韶傳二人，芭蕉慧清傳十一人，雙峰傳一人，徑山洪諲傳六人，慧林究傳一人。報慈德韶傳三角志謙、興陽詞鐸後，即為仰宗六世後，傳承不明，故有為仰宗「五世而斬」之說。

## 為仰宗傳承

為仰宗從唐代靈祐祖師開山，到宋之崇寧、明之正統中興，乃至明末慧山海（五峰通學之法孫、養拙明之徒）的復興，以及民國時期的改革，走過一條分——合——分（即獨立立宗——與臨濟宗楊岐系融合——恢復獨立立宗）的曲折發展道路。

# 滬山靈祐禪師語錄

徑山沙門編集

祖師禪林

2016.01

師諱靈祐

福州長谿<sub>丁</sub>趙氏子，年十五出家。

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

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

侍立次。

百丈問：誰？師云：某甲。

百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

師撥之云：無火。

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

舉以示之云：汝道無，這箇漸耳。

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云：此乃暫時岐路耳。

經云：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時節既至，如迷忽悟。

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

祖師云：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

今既爾，善自護持。

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

百丈云：將得火來麼。

師云：將得來。百丈云：在甚處。

師乃拈一枝柴，

吹兩吹，度與百丈。

百丈云：如蟲禦木時。

（徑山杲云：

百丈若無後語，泊被典座瞞。）

師作典座。

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師：作麼生？

師以手撼門扇三下。

司馬云：太麤生。

師云：佛法說甚麼麤細。

一日，司馬自湖南來。

謂百丈云：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  
大湊。

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

百丈云：老僧住得否？

司馬云：非和尚所居。

百丈云：何也？

司馬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

設居徒不盈千。

百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

司馬云：待歷觀之。

時，華林覺為第一座。

百丈令侍者請至。問云：此人如何？

司馬請警欬一聲行數步。

司馬云：不可。

百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

司馬一見乃云：此正是瀉山主人也。

百丈，是夜召師入室，

囑云：吾化緣在此，

瀉山勝境。汝當居之。

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華林聞之云：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

百丈云：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

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

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木\*突]也。

百丈乃問師：

師踢倒淨瓶，便出去。

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

師遂往焉，是山峭絕，夏<sub>上</sub><sub>下</sub><sub>上</sub>無人

煙，猿獠為伍，橡栗充食。

經於五七載，絕無來者。

師自念言，我本住持，

為利益於人，既絕往還。

自善何濟。

即捨菴而欲他往，行至山口，  
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

師云：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  
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  
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

吾從路過，一任汝喫。

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菴。

未及一載，

安上座（即懶安也）同數僧。

從百丈來，輔佐於師。

安云：某甲，與和尚作典座。

待僧至五百眾，乃解務。

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

率眾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

奏號同慶寺。

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  
繇一又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有得法上首仰山寂禪師，  
故世稱漚仰宗。

上堂。

夫道人之心，

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

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

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

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

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

譬如秋水澄渟，

清淨無為，澹カマ、 泞ろーム、 無礙。

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

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

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

修與不修，是兩頭語。

如今初心，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

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

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

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  
從聞入理，聞理深妙。  
心自圓明，不居惑地。  
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  
自解作活計始得。

以要言之，

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

露真常，理事不二，

即如如佛。

鄧隱峰。

到瀕山，便入堂，

於上板頭，解放衣鉢。

師聞師叔到，

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

隱峰見來，便作臥勢。

師便歸方丈。

隱峰乃去。

少間。

師問侍者：師叔在否？

云：已去。

師云：去時有甚麼語？

云：無語。

師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雲巖到滄山。

師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  
是否？

雲巖云：是。

師云：長弄有置時。

雲巖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師  
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

雲巖云：置也、置也。

〈法昌遇云：

好一場師子，只是有頭無尾。

我當時若見漚山道置時，

師子在甚麼處。

便與放出踞地金毛，

直教漚山藏身無路。〉

師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

雲巖云：以無為為座。

雲巖卻問師，

師云：以諸法空為座，

又問道吾：作麼生？

道吾云：

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

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

師休去。

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雲

巖云：是。

師云：如何是藥山大人相？

雲巖云：涅槃後有。

師云：如何是涅槃後有？

雲巖云：水灑不著。

雲巖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

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

聲前非聲、色後非色。

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

師問道吾：甚麼處去來？

道吾云：看病來。

師云：有幾人病？

道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

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道

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速道速道。

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德山來參，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顧視方丈云：有麼有麼。

師坐次，殊不顧眄ㄇㄣˊ ㄇㄢˋ。

德山云：無無。便出  
(雲竇著語勘破了也)

至門首乃云：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

遂具威儀，再入相見。

纔跨門，

提起坐具云：

和尚，師擬取拂子。

德山便喝。

拂袖而出（雲竇著語勘破了也）。

師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

首座：

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師

云：

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

呵佛罵祖去在。

《雲竇顯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

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

潞山，也是賊過後張弓。）

石霜抵漚山為米頭。

一日篩米次，

師云：施主物莫拋散。

石霜云：不拋散。

師於地上拾得一粒云：

汝道不拋散，這箇是甚麼？

石霜無對。

師又云：

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

石霜云：

百千粒，從這一粒生。

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

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夾山云：二年同一春。

師云：好好修事著。

夾山云：龍宿鳳巢。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指燈籠云：大好燈籠。

仰山云：莫祇這便是麼？

師云：這箇是甚麼？

仰山云：大好燈籠。

師云：果然不見。

一日。

師謂眾云：

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

仰山舉此語。問山下菴主云：

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

菴主云：更舉看。

仰山擬再舉。被菴主踏倒。

仰山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師摘茶次。

謂仰山云：

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

仰山撼茶樹。

師云：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

山云：未審。和尚如何？

師良久。

仰山云：

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

師云：放子三十棒。

仰山云：

和尚棒，某甲喫；

某甲棒，阿誰喫。

師云：放子三十棒。



（首山云：

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

當時不是滌山。

便見扶籬摸壁瑯琊覺云：

五更侵蚤起。

更有夜行人又云：

若不是滌山，泊口一合打破蔡州。

白雲端云：

父子相投，意氣相合。

機鋒互換，啐啄同時。

雖然如是，

畢竟如何道得體用雙全去。

滄山放子三十棒，

也足養子之緣。

蔣山勸云：

張公乍與李公友，

待罰李公一盞酒，

倒被李公罰一盃。

好手手中呈好手。

玉泉璉云：

直饒體用兩全。

爭奈當頭蹉過，過則且止。

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

三盞酒粧公子面，

一枝花插美人頭）。

師坐次。仰山入來。

師云：寂子速道，莫入陰異。

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

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

山云：祇是慧寂。更信阿誰。

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

山云：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

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

仰山云：總是魔說。

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仰山云：

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處麼？

師云：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仰山踢衣次。提起問師云：

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

師云：

正恁麼時，我這裡無作麼生。

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

師良久。

卻拈起問云：汝正恁麼時作麼生？

仰山云：

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

師云：汝有用而無身。

師後忽問仰山：

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

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勅訴。師

云：停囚長智。

師過淨瓶與仰山。

仰山擬接，師卻縮手云：是甚麼？

仰山云：和尚還見箇甚麼？

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

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

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

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

指柏樹子問云：前面是甚麼？

仰山云：柏樹子。師卻問耘田翁。

翁亦云：柏樹子。

師云：

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眾

（滄山哲云：山僧則不然。

耘田公子吾不如汝。

且道：大圓是，山僧是。

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

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神鼎譚云：為復意在耘田處，為復

意在仰山分上，

為復總不恁麼。

諸上座，

一切諸法拈イメ尤然，更不用生事。

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師問仰山：何處來？

仰山云：田中來。

師云：

禾好刈也。未。仰山作刈禾勢。

師云：汝適來。

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

山云：和尚背後是甚麼？

師云：子還見麼？

仰山拈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

師云：此是鵝王擇乳。

師問仰山：天寒人寒。

仰山云：大家在這裏。

師云：何不直說。

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

師云：直須隨流。

師上堂云：

仲冬嚴寒年年事。

晷<sub>《×へ、</sub>運推移事若何？

仰山進前，叉手而立。

師云：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

香巖云：某甲，偏答得這話。

師躡<sub>ろ一せ、</sub>前問：

香巖亦進前，叉手而立。

師云：賴遇寂子不會。

師坐次。

仰山從方丈前過。

師云：若是百丈先師見，  
子須喫痛棒始得。

仰山云：即今事作麼生？

師云：合取兩片皮。

仰山云：此恩難報。

師云：非子不才。迺乃老僧年邁。

仰山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

師云：子向甚麼處見？

仰山云：不道見，祇是無別。師云：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

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

仰山叉手近前。

師云：

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

仰山退後立。

師云：

汝屈我、我屈汝。

仰山便禮拜。



（蔣山勲云：

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

奈漚山向胡餅裡呷汁，

壓沙覓油。雖然如是，

且道：仰山叉手竟作麼生？

若也知得，行腳事辦；其或未然。

老僧不曾孤負諸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仰山香嚴侍立次。

師舉手云：

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

香嚴從東過西立，仰山從西過東立。

師云：這個因緣，

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

仰山云：亦須是和尙提唱始得。香

嚴云：即今亦不少。

師云：合取口。

〈南堂靜云：

象王頻呻，師子哮吼。

踞地盤空，移星換斗。

坐斷舌頭，合取狗口。

一回擲地作金聲，

九曲黃河徹底清。〉

師坐次。

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

仰山作女人拜。

師云：如是如是。

師方丈內坐次。

仰山入來。

師云：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

仰山云：大有人疑著此事。

師云：寂子作麼生？

仰山云：

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

師云：到這田地也難得。

仰山云：據慧寂所見，祇如此。

一句也著不得。

師云：汝為一人也不得。

仰山云：自古聖人，盡皆如此。

師云：

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

仰山云：解笑者，是慧寂同參。

師云：出頭事作麼生。

仰山繞禪床一匝。

師云：裂破古今。

〈蔣山勲云：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

自古自今，築著磕著。

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

若是荊棘林中，猶欠悟在，

以何為驗？

只如仰山，繞禪床一匝。

漚山云：裂破古今，若是明眼衲

僧，瞞他一點不得。

仰山香巖侍立次。

師云：

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

人人得箇解脫路。

仰山云：

如何是人人解脫路？

師回顧香巖云：

寂子借問，何不答伊？

香巖云：若道過去未來現在。

某甲卻有個祇對處。

師云：子作麼生祇對。

香巖珍重便出。

師卻問仰山云：

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

仰山云：不契。

師云：子又作麼生？

仰山亦珍重出去。

師呵呵大笑云：如水乳合。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云：  
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

仰山云：

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

師云：更須道始得。

仰山云：

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為分外。

師云：不負當初，子今已徹。

仰山云：恁麼更要答話在？

師云：道看。

仰山云：誠如是言。

師云：如是如是。



師問仰山：

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

仰山云：

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

師云：子何得遣法？

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

師云：生住異滅。

仰山云：卻喚作遣法。

師問仰山：

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

仰山云：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師云：汝祇得其事。

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

師云：妙淨明心。

仰山云：喚作事得麼？

師云：如是如是。

石霜會下，有二禪客。

到云：

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

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

問云：還道得麼？

俱無對。

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

仰山歸舉似師云：

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

師云：甚麼處被子勘破？

仰山舉前話。

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

（雲居錫云：

甚處是滌山勘破仰山處？）

師睡次。

仰山問訊，

師便回面向壁。

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

師起云：

我適來得一夢，爾試為我原看。仰

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

少頃。

香巖亦來問訊。

師云：

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

汝更與我原看。

香巖乃點一碗茶來。

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蔣山勲云：

夢中說夢，深許滄山，

妙用神通，須還二子，

傳茶度水，耀古騰今。

年老心孤，憐兒惜子。

向衲僧門下。

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裡。

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

佛眼覷く、不見。

南堂靜云：

撥草瞻風，孤峰獨宿。

鼓無絃琴，唱無生曲。

瀉仰香巖，鼎之三足。

臨機不費纖毫力，

任運分身千百億。）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豎起拂子。

後僧遇王常侍，

侍問：瀉山近日有何言句？

僧舉前話，

常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

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

常侍云：

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回去好。

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

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

畫一圓相，內寫箇日字。

師云：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

仰山侍次。

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

師云：子又作麼生？

仰山卻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

腳抹卻，師乃大笑。

師坐次。

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

如何祇對？

師云：一粥一飯。

仰山云：

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師云：作家師僧。

仰山便禮拜。

師云：逢人不得錯舉。

師問仰山：

終日與子商量，

成得箇甚麼邊事？

仰山於空中畫一畫。

師云：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仰山問：

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

師云：

青不是黃、長不是短。

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

仰山乃作禮。

合醬次。

師問仰山：這箇用多少鹽水？仰

山云：某甲不會，不欲祇對。師

云：卻是老僧會。

仰山云：不知用多少鹽水？

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

晚間。

師卻問仰山：

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

仰山云：待問即答。

師云：現問次。

仰山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

師云：

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

仰山禮謝。

師云：

寂子今日忘前失後，

不是小小。

師謂仰山云：

汝須獨自回光返照。

別人不知汝解處，

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

仰山云：

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裡無圓位，

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

師云：

無圓位處，

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

仰山云：

既無圓位，何處有法？

把何物作境？

師云：

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

仰山云：是。

師云：

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

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

爭道無解獻我，

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師因見仰山來，  
遂以五指搭地畫一畫。  
仰山以手於項下畫一畫，  
復拈自己耳，抖擻三五下。  
師休去。

師。一日見香巖、仰山作餅次，

師云：

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箇道理？

仰山與香巖，

相顧視云：甚麼人答得此話？師

云：有一人答得。

仰山云：是阿誰？

師指水牯牛云：道道。

仰山取一束草來，  
香巖取一桶水來，放牛前。  
牛纔喫。

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  
二人俱作禮。

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云：聲色  
外與吾相見，

時有幽州鑒弘上座。

呈語云：

不辭出來耶箇人無眼，師不肯。仰  
山，凡三度呈語。

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

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

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

師云：祇滯聲聞方外楊。

第三度云：

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

師云：此語正也。

仰山卻問：

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

師云：

我於百丈先師處。

呈語云：

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  
塵剎剎，各不相借。

仰山於是禮拜。

師。一日問香巖：

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

問一答十、問十答百。

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  
死根本，

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

香巖被問，直得茫然。

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

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

乃自嘆云：畫餅不可充饑。

屢乞師說破。

師云：我若說似汝。

汝已後罵我去。

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

香嚴，

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卻云：

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

乃辭師，直過南陽。

睹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

一日芟、除草木，

偶拋瓦礫，擊竹作聲。

忽然省悟，遽歸。

沐浴焚香，遙禮師云：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

當時若為我說破，

何有今日之事！

乃有頌云：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時，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師聞得，謂仰山云：

此子徹也。

仰山云：

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某甲親自勘過。

仰山後見香巖云：

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爾試說看。

香巖舉前頌。

仰山云：

此是夙習記持而成，

若有正悟，則更說看。

香嚴又成頌云：  
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  
今年貧錫也無。

仰山云：

如來禪，許師弟會。

祖師禪，未夢見在。

香巖復有頌云：

我有一機，瞬目視伊。

若人不會，別喚沙彌。

仰山乃報師云：

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玄覺云：

且道，

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卻。

雲居錫徵云：

眾中商量，

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如香嚴。

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

若置此一問，何處有也？

瑯琊覺云：

武帝求仙不得仙，

王喬端坐卻昇天。

滄山哲云：

香巖可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錫，露

裸裸赤灑灑，沒可把。

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

何故？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徑山杲云：

滌山晚年好則極教得一棚肉傀儡，  
直是可愛。

且作麼生是可愛處，

面面相看手腳動，

爭知語話是他人。

師上堂云：

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

時九峰在眾，便抽身出去。

師召之。九峰更不回顧。

師云：此子，堪為法器。

一日辭師云：

某甲，辭違和尚，

千里之外，不離左右。

師動容云：善為。

靈雲，

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

有偈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華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師云：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上林參師，師云：大德作甚麼來？

上林云：介冑全具。

師云：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上

林云：卸了也。

師咄云：賊尚未打，卸作甚麼？

上林無對。

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卻左右。師  
以手揖云：喏喏。

上林後參永泰，  
方諭其旨，疏山到參。

值師示眾云：

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

聲色裏坐臥始得。

疏山問：

如何是不落聲色句？

師豎起拂子。

疏山云：此是落聲色句。

師放下拂子歸方丈，

疏山不契，便辭香巖。

香巖云：何不且住？

疏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

香巖云：有何因緣，試舉看。

疏山遂舉前話香巖云：

某甲有箇語。

疏山云：道甚麼？

香巖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

疏山云：元來此中有人。

遂囑香巖云：向後有住處。

某甲卻來相見，乃去。

師問香巖云：

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

香巖云：已去也。

師云：試舉看。

香巖舉前話。

師云：他道甚麼？

香巖云：深肯某甲。

師失笑云：

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

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

若有箇住處，

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師因資國來參。

乃指月示之，資國以手撥三下。師

云：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太麤。

師在法堂坐，

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杪ㄇ一ㄠˇ，

拊掌大笑。

師云：眾中也有恁麼人？

遂喚來問：爾作麼生？

火頭云：

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

師乃點頭。

（後鏡清ニメ云：

將知瀉山眾裏無人。

臥龍球云：

將知瀉山眾裏有人。）

師因泥壁次。

李軍容來，具公裳，

直至師背後，端笏フ、而立。

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

李便轉笏，作進泥勢。

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

（巖頭（巖<sub>ルメテ</sub>）聞云：

噫？佛法澹泊也，

大小滌山，泥壁也不了。

明招謙云：

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點檢。

代云：卻轉泥盤，

作泥壁勢，便拋下歸去。

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

殊不知，滌山軍容，弄巧成拙。

師因陸侍御入僧堂。

乃問：

如許多師僧，為復是喫粥飯僧？為復是參禪僧？

師云：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

侍御云：在此作甚麼？

師云：侍御自問他看。

師。

一日見劉鐵磨來。

師云：老牯<sub>ㄖ</sub>、牛汝來也。

劉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

師乃放身作臥勢，

劉便出去。

（淨慈一云：眾中道，放身便臥是不去。

劉鐵磨慊（怡-台+羅）而行。

有甚交涉。殊不知，

滌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

被劉鐵磨一推推倒，

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滌山。

請大眾下一轉語。

眾無語。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便來。

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院主無對。

（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

又令侍者喚首座，首座便至。師

云：我喚首座，汝來作甚麼？首座

亦無對。（曹山代云：

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云：適來侍者喚。）

上堂。

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

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曾禮拜。



（後人舉似雪峰。

雪峰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

沙云：

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

雪峰聞之，乃問玄沙云：

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

沙云：大小滄山，被那僧一問，直

得百雜碎。雪峰乃駭然。）

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

僧云：請和尚不用起。

師云：老僧未曾坐。

僧云：某甲未曾禮。

師云：何故無禮？

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

僧問：不作瀉山一頂笠，無繇一又得到莫徭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

師喚云：近前來。

僧近前。師與一踏。

師問僧：甚處來？

僧云：西京來。

師云：

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

僧云：不敢妄通消息。

師云：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僧云：

殘羹餽飯，誰人喫之？

師云：獨有闍黎不喫。

僧作嘔吐勢。

師云：

扶出這病僧著。

僧便出去。

僧問：如何是道？

師云：無心是道。

僧云：某甲不會。

師云：會取不會底好。

僧云：如何是不會底？

師云：祇汝是，不是別人。

復云：今時人，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

正是汝心、正是汝佛。

若向外得一知一解，  
將為禪道，且沒交涉。  
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  
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有僧參衛國，問：何方來？僧  
云：河南來。  
衛國云：黃河清也？僧無對。  
師代云：小小狐兒，  
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

師示眾云：

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

時有志和上座，出作禮。

師云：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

志和云：

正與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

師云：子莫落空不？

志和云：某甲若見有空可落，  
何曾是放身命處？

師云：到這裏，何不問去？

志和云：

某甲到這裏，亦不見有和尚可問。

師云：汝福薄，扶吾宗不起。

師，因見仰山與北菴主，上問訊。

時有官客喫茶次。

師乃指示官人云：同參古佛來。

菴主云：

百年後，覓箇人舉這話也難得。師

云：即今作麼生？

菴主云：結舌有分，答即不得。

師云：官人見在，自己也道不得。

菴主云：仰山不甘此對。

師云：作箇菴主也難得。

師，一日呈起如意，

復畫此【○】相云：

有人道得，便得此如意。道道。時

有僧云：此如意，本不是和尚底。

師云：得而無用。

又有僧云：設與某甲，亦無著處。

師因僧問：從上諸聖，

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何？

師云：目前是甚麼物？

僧云：莫祇這便是麼。

師云：阿那箇。

僧云：適來祇對底。

師云：

爾擬那箇去莫生事。

〈蔣山勲云：

問頭太嶮答處太賒，二俱不了〉

僧問：如何是百丈真？

師下禪床叉手立。

云：如何是和尚真？

師卻坐。

師上堂云：老僧百年後，  
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左脅下書五字云：瀉山僧某  
甲，當恁麼時，  
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  
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  
畢竟喚作甚麼即得。

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代作一圓相拓起。

芭蕉清代作此牛相呈之。

又云：同道者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代，

當時作此【圖】相呈之。

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

悟取好。

保寧勇云：和尚一等，是入泥

入水。

師。敷揚宗教，  
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  
大中七年正月九日，  
盥漱敷坐，怡然而寂，  
壽八十三，臘六十四。  
塔於本山，諡大圓禪師。  
塔曰清淨。

師。敷揚宗教，  
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  
大中七年正月九日，  
盥漱敷坐，怡然而寂，  
壽八十三，臘六十四。  
塔於本山，諡大圓禪師。  
塔曰清淨。

仰山慧寂禪師生平  
和弘化事蹟

仰山慧寂與其師為山靈佑共同創立的為仰宗，是禪門五家中最早形成的派別。

在唐朝後期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廣泛傳播於相當於現在的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區。

同時，漚仰宗也是禪門五宗中最早衰微的，因此，有關此宗人物的生平活動及所傳禪法資料留存很少，為後人的研究帶來許多困難，也造成許多爭論和異說。

在記載慧寂生平及禪法的資料中，《宋高僧傳》卷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聯燈會要》卷八、《五燈會元》卷九、《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七、《祖堂集》卷十八等書載有慧寂的傳記，其中，《祖堂集》在中國失傳已久，由日本學者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朝鮮發現，編撰者是泉州招慶寺靜、筠二位禪僧。

成書時間是五代南唐保大十年  
(952)，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  
的禪宗史書。

另外，刊載於《全唐文》八一三  
卷的唐陸希聲撰《仰山通智大師  
塔銘》也記載了慧寂的生平資  
料。收錄於《四庫全書》

中的宋餘靖撰《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武溪集)卷七)，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慧寂晚年回到故鄉韶州東平山居住弘法盛況的資料；於中記錄了東平山的位置、正覺寺的沿革和歷代住持等情況。

現存收錄於《大正藏》四十七卷的《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語錄》、《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主要記載了靈祐、慧寂師徒的禪法及說法語錄。

這些語錄的編纂時間很晚，都是取自明代語風圓信和郭凝之所編的《五家語錄》。

《南雄縣誌》曰：「保昌懷化人葉慧寂，九歲出家，十七披剃，後人尊稱他為『小釋迦』。」

《直隸南雄州志》卷三十二〈仙釋列傳〉曰：「小釋迦，諱慧寂，懷化人。葉氏子。九歲出家，十七披剃，十八往

曹溪真藏主位下聽《維摩經》。  
其年往吉州孝義寺禮性空和尚為  
師。空曰：『吾非汝師，新金耽<sub>フ</sub>  
源山有老宿名真應，汝可往彼。  
寂如其言。』」。

慧寂本人及其弘法的記述

《正覺寺記》明確記載了慧寂回  
到東平山的時間是咸通年間

(860—874)。僖宗乾符二年，經弟子道圓的奏請，改賜慧寂「澄虛大師」之號，並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諡曰「智通」，塔曰「妙光」。文中提到「改賜澄虛大師」，是因為在此之前，**慧寂**曾被賜名「知宗大師」。

據《正覺寺記》，慧寂於咸通年間(860—874)來到東平時，就被稱為「知宗大師」，弟子道圓奏請時，也稱「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靈境，願頒敕額」。據載，慧寂在仰山時，徒眾曾達500至700人，在南昌石亭

觀音院傳法時，徒眾也達到500人，這在當時可謂法緣隆盛的大道場了。但慧寂回到韶州後，他在東平山的道場更上一層樓，達到一千多人。



在古德接機的作略中，仰山  
慧寂（814年－890年）藉圓  
相以表法，假身勢而說禪，  
使得為仰一宗，別具特色。  
儘管仰山的這套圓相手勢作  
略弘傳並不長久，但作為宗  
門的施教方式，它是卓具  
「本地風光」的。



仰山禪法雖然不盡似瀉山，  
但它在師承上卻是以瀉山為  
鵠的的。仰山親侍瀉山達十  
五年之久，在瀉山的農禪道  
場裡，他不只是擔任過歲值  
等職，而且親事農作，在農  
作與親侍瀉山的日常生活中  
，仰山悟徹見了瀉山禪法  
的底蘊。

新羅為仰宗初祖順之禪師是袁州(今江西宜春)仰山慧寂大師的法嗣。

順之禪師，新羅人，俗姓樸，號了悟，弱冠出家。大中十二年(858)入唐求學，師事慧寂大師，仰山見之，宛爾一笑，說：「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禪。」



從此，順之禪師精進修學，盡得為仰宗「方圓默契」的旨趣。乾符初(874)歸國，住五冠山(後改為瑞雲寺)弘揚為仰禪法，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了悟禪師豎起拂子。僧又問：「莫這個便是？」禪師放下拂子。



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了悟禪師作圓相示之。故知順之禪師與慧寂大師一脈相承，繼承發揚了「仰山門風」，開創了海東為仰宗。



仰山慧寂大師的《仰山法  
示成圖相》，宋代後失  
傳，如果沒有韓國海印寺  
保存的高麗藏中的《祖堂  
集》內，則不能深刻瞭解  
「仰山門風」的真面貌。

# 仰山慧寂禪師語錄

徑山沙門語風圓信、無地地主人郭凝之編集

祖師禪林 2016

師，諱慧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至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

未登具，即游方。初謁耽<sub>勿弓</sub>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升堂奧。

耽源謂師云：

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

乃云：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



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

遂將其本過與師，  
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卻。  
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祕惜。

師云：當時看了，便燒卻也。



耽源云：

吾此法門，無人能會。

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  
聖人，方可委悉。

子何得焚之？

師云：慧寂一覽，已知其  
意。但用得，不可執本  
也。

耽源云：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

師云：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

耽源云：然！

耽源上堂，師出眾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

耽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



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

耽源點頭，師便禮拜。

師浣衲次，

耽源云：正恁麼時作麼生？

師云：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

後參潞山。



瀉山問：

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

師云：

有主。

瀉山云：

主在甚麼處？

師從西過東立，瀉山異之。

師問：

如何是真佛住處？



瀉山云：

以思・無思之妙，

返思靈焰之無窮；

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

理不二、真佛如如。

師於言下頓悟，

自此執侍，前後盤桓

十五載。

師掃地次。

瀉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

瀉山云：如何是空不自生？

師指自身，又指瀉山。

瀉山云：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



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  
並指瀕山。

瀕山，一日指田問師：這丘  
田，那頭高，這頭低。

師云：卻是這頭高，那頭  
低。

瀕山云：爾若不信，向中間  
立看兩頭。



師云：  
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

瀉山云：  
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

師云：  
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  
處低平。  
瀉山便休。



有施主送絹與滄山。

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

滄山敲禪床示之。

師云：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

（一本，滄山問師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鐘子，故與世人受福。



師云：

俗弟子，則有絹與和尚贖  
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

瀉山，以柱杖敲床三下  
云：

我將這箇酬他。

師云：若是這箇用作甚  
麼？



瀉山，又敲禪床三下云：

汝嫌這箇作甚麼？

師云：

某甲不嫌這箇，只是大家底。

瀉山云：

爾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  
覓物酬他？

師云：

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

瀉山云：

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在瀉山為直歲，作務歸。

瀉山問：甚麼處去來？

師云：田中來。

瀉山云：田中多少人。

師插鋤叉手。



瀉山云：

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

師拔鋤便行。

（玄沙備云：

我若見，即踏倒鋤子。

僧問鏡清：

仰山插鋤意旨如何？



鏡清云：  
狗銜赦書，諸侯避  
道。

僧云：  
祇如玄沙踏倒，意旨  
如何？



鏡清云：  
不奈船何打破辱斗。

僧云：  
南山刈茅。意旨如何？

鏡清云：  
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雲居錫云：  
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



雪寶顯云：

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  
大似隨邪逐惡。」

據雪寶見處，

仰山被滄山一問，直得草  
繩，自縛死去十分。

翠巖芝云：

仰山只得一櫪，諸人別有會  
麼？）



師在瀉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云：

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  
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

師便騎牛歸。

侍立瀉山次，

舉前話方了，卻見泰來。師云：便是這箇上座。

瀉山遂問：

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  
豈不是上座道？

泰云：是。

師云：正當現時，  
毛前現、毛後現？

泰云：現時不說前後。

瀉山大笑。

師云：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師隨瀕山遊山，  
到磐陀石上坐。

師侍立次，  
忽鷗<sub>一</sub>銜一紅柿，落在面  
前。

瀕山拾與師，師接得洗了，  
度與瀕山。

瀕山云：子甚處得來？

師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



瀉山云：  
汝也不得無分。  
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  
大小瀉山被仰山一坐，  
至今起不得。）

瀉山問師：

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

師云：

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

瀉山云：

放汝一箇不祇對罪。

師云：

生之與殺，祇在一言。

瀉山云：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



師云：阿誰？

瀉山指露柱云：

這箇。

師云：道甚麼？

瀉山云：道甚麼？

師云：

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問滄山：

大用現前，請師辨白。

滄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

滄山問：

子適來問甚麼話？

師再舉。

滄山云：

還記得吾答語否？

師云：記得。



瀉山云：  
爾試舉看。  
師便珍重出去。  
瀉山云：錯！  
師回首云：  
閑師弟若來，  
莫道某甲無語好。



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  
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  
來。

師乃問：  
上座何不且留山中？

僧云：  
祇為因緣不契。

師云：  
有何因緣，試舉看。



僧云：

和尚問某名甚麼？

某答：歸真。

和尚云：歸真何在？某甲  
無對。

師云：上座卻回。

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



和尚問：作麼生道？但  
云：眼裏耳裏鼻裏。僧  
回：一如所教。

瀕山云：脫空謾語漢，  
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臥次，

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

有一尊者，白槌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

師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眾皆散去。

及覺舉似瀉山。

瀉山云：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瀉山秀云：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

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瑯琊覺云：

且道！聖眾是肯，仰山是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喫交。

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



爾若舉似諸方，  
諸方恁麼會，  
入地獄如箭射東。  
禪觀云：  
尊者白椎，聖眾便散。  
不妨使人疑著，  
卻侍第二杓惡水潑了，方  
始惺惺遲也。



且如摩訶衍法，  
離四句絕百非。  
道已道了，  
諸人還識仰山  
麼？）



師侍瀉山行次，  
忽見前面塵起。  
瀉山云：  
面前是甚麼？  
師近前看了，  
卻作此○相。  
瀉山點頭。



瀉山示眾云：

一切眾生，皆無佛性。鹽

官示眾云：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鹽

官有二僧往探問，

既到瀉山，聞瀉山舉揚，

莫測其涯。

若生輕慢，

因一日與師言話次。



乃勸云：  
師兄須是勤學，  
佛法不得容易。  
師乃作此○相，  
以手拓呈了卻。  
拋向背後，  
遂展兩手。



就二僧索，  
二僧罔措。  
師云：  
吾兄直須勤學，  
佛法不得容易。  
便起去。



時二僧卻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

乃云：

當知瀉山道：「一切眾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

便回瀉山。

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



自歎云：  
瀉山道：「一切眾生，  
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慳  
麼道。」  
亦回瀉山，  
久依法席。



師因鹽官會下，  
有數人到瀉山，  
不肯伏。

一日因普請西莊搬禾次，師  
至嶺頭放下。  
後十數人亦到放下。



師遂舉起禾檐，  
向諸人前行一匝  
云：  
有麼有麼？  
其一行僧，並無  
對。  
師云：  
賺殺人！



瀉山同師牧牛次，瀉山  
云：

此中還有菩薩也無？

師云：有。

瀉山云：汝見那箇，是試  
指出看？

師云：和尚疑那個不是，  
試指出看。

瀉山便休。



師，送果子上瀉山。

瀉山接得，問：

子甚麼處得來？

師云：家園底。

瀉山云：堪喫也未？

師云：未敢嘗，先獻和尚。

瀉山云：是阿誰底？

師云：慧寂底。



為山云：既是子底，因甚  
麼教我先嘗。

師云：和尚嘗千嘗萬。為  
山便喫云：猶帶酸澀在。

師云：酸澀莫非自知。

為山不答。



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山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云：某甲在下面，鋤イメ得一片畚戸セ下，得一籬種。瀉山云：子今夏不虛過。師卻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

瀉山云：日中一食，夜後一  
寢。

師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  
了久吐舌。

瀉山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瀉山哲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卻向淨地喫  
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  
掛後人唇齒。



龍門遠云：  
為仰父子，尋常相見。遊  
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  
知得底麼？

若無。

山僧，與汝諸人說看：開  
得一片畚戸セ，綿綿密密。  
兩頓粥飯，其道自辦。



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  
自是諸人不薦。  
若也，薦成一片。是甚麼一片？



看取當門箭西禪儒云：為  
仰父子，出入卷舒，得能  
自在，諸人切不得作世諦  
商量。

又不得作佛法解會，即總  
不許與麼商量。

畢竟如何會？

開得一片畚，種得一籬  
粟。



回頭閑一望，山青水又綠。  
終日只一餐，夜後只一宿，  
困來伸腳眠，行足與萬足。  
相將八月九月來，籬邊爛漫  
鋪黃菊。

東林顏云：

今時師僧，千百成群，經冬  
過夏，虛消歲月。



深屈古人，東林不是。撿點  
先聖仰山逞俊太過，吐舌  
只，得一半。）

瀉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  
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卻豎  
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  
各撥三下，卻向胸前。仰一  
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  
休去。

為山餒鴟一Y同鴉生飯，回頭見

師云：

今日為伊上堂一上。

師云：某甲隨例得聞。

為山云：聞底事作麼生？師

云：鴟作鴟鳴，鵲作鵲噪。

為山云：爭奈聲色何？

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麼？



瀉山云：

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師  
云：

為甚麼喚作聲色？

瀉山云：

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

師云：

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



為山豎起拳。

師云：

終是指東畫西。

為山云：

子適來問甚麼？

師云：

問和尚大事因緣。

為山云：

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



師云：

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

為山云：

並未曉了此事。

師云：

如何得曉了此事？

為山云：

寂子聲色，老僧東西。



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

瀉山云：應須與麼始得。

師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

瀉山云：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

師云：瓶盤釵釧券盂盆。

瀉山云：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一日侍瀉山，忽聞鳥鳴。瀉  
山云：伊說事卻徑。  
師云：不可向別人道。  
瀉山云：何故恁麼道？  
師云：為伊說太直。  
瀉山云：多少法門，  
寂子一時推下。



師云：推下事作麼生？

瀉山敲禪床三下。

師住王莽山，因歸省覲。

瀉山問：子既稱善知識，  
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  
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  
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



師云：

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

諸方還說這箇不說。

又云：

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

瀉山歎云：

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瀕山又問：

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

師云：慧寂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

云：闍黎！僧回首。

師云：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瀉山云：

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

云：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

師云：汝解猶在境。

云：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

師云：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

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

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

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

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  
謂師云：好雨。

師云：好在甚麼處？

天性無語。

師云：某甲卻道得。

天性云：好在甚麼處？

師指雨，天性又無語。

師云：何得大智而默？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云：  
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  
云：某甲作得道理，還得  
否？

座云：但作得道理便得。師  
乃掣將拂子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  
道理？）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  
為甚麼卻覆。

師豎起拂子。

居士云：恰是。

師云：是仰是覆。

居士乃打露柱云：

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

師擲拂子云：若到諸方，一  
任舉似。



（隱靜岑云：  
大小小釋迦，被龐居士一  
拶，直得手忙腳亂。只如居  
士，打露柱一下，又作麼  
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





三聖到參。

師問：汝名甚麼？

三聖云：慧寂。

師云：慧寂是我名。三

聖云：我名慧然。師大笑而已。



有官人訪師。  
師問：官居何位？  
云：推官。  
師豎起拂子云：還推得  
這箇麼。  
官人無對。  
師令眾下語，皆不契。



時三聖不安在，涅槃堂  
內將息。

師令侍者，去請下語。

三聖云：

但道，和尚今日有事？

師又令侍者問：

未審有甚麼事？

三聖云：再犯不容。



南塔光涌禪師，北遊謁  
臨濟，復歸侍師。師  
云：汝來作甚麼？南塔  
云：禮覲和尚。師云：  
還見和尚麼？南塔云：  
見。  
師云：和尚何似驢。



南塔云：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

師云：若不似佛，似箇甚麼？

南塔云：若有所似，與驢何別？

師大驚云：凡聖兩忘，情盡體露。



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  
了者，子保任之。  
師每謂人云：此子，肉身  
佛也。





霍山到參，師閉目坐。

霍山乃翹起右足云：

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  
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  
是。

師起來，打四藤條。霍山因  
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  
大禪師。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

有耳打鐘？無耳打鐘？

師云：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

行者云：早箇問了也。

師喝云：去劉侍御問。

了心之旨，可得聞乎？

師云：若要了心，無心可了。

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  
○相封呈。

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  
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  
之，落第三首。

遂封回。

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

公纔入門，便問：

三門俱開，從何門入。



師云：從信門入。

公至法堂，

又問：不出魔界，

便入佛界時如何？

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  
禮。

又問：和尚還持戒否？

師云：不持戒。

云：還坐禪否？

師云：不坐禪。

公良久。

師云：會麼？

云：不會。

師云：

聽老僧一頌：

「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  
醎茶三兩碗，意在鑊頭邊。」



師卻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  
是否？

云：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  
安樂處。」

師豎起拂子云：祇如這箇，作  
麼生入？

云：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

云：入之一字，不為相公。



公便起去。

（法燈云：上座且道：

「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雪竇顯，於仰山舉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

又別後語云：「我將謂爾是箇俗漢。」）



師，因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

瀉山云：覲<sup>カヘ</sup>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墨？

韋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

註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師為沙彌時。

和安通，一日召師：  
將床子來。

師將到，  
和安云：卻送本處著。  
師從之。



和安召慧寂，師應諾。

和安云：床子那邊是甚麼物？

師云：枕头。

和安云：枕头這邊是甚麼物？

師云：無物。



和安，復召慧寂，師應諾。

和安云：是甚麼？

師為沙彌時，有僧問石霜：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石霜云：如人在千尺井中，  
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  
西來意。

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出  
世，亦為人東語西話。



「石霜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師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

耽源云：咄！癡漢，誰在井中？

師住，問瀕山。

瀕山召慧寂，師應諾。

瀕山云：出也。



師住後常舉前話，謂眾云：  
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  
處得地。

師作沙彌時，念經聲高。乳  
源和尚咄云：這沙彌念經恰  
似哭。

師云：慧寂祇恁麼，  
未審：「和尚如何？」  
乳源乃顧視。



師參東寺，東寺問：

汝是甚處人？

師云：廣南人。

東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

師云：是。

東寺云：此珠如何？

師云：黑月即隱，白月即現。



東寺云：還將得來也無？師云：將得來。

東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師叉手近前云：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東寺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蔣山懃云：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桮棬。）師禮拜了，卻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東寺見乃云：已相見了也。師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東寺歸方丈，閉卻門。

師歸舉似瀉山。

瀉山云：寂子，是甚麼心行？

師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伊？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強說道理，即不可。設使瀉山去，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師問東寺云：借一路過那邊  
還得否？

東寺云：大凡沙門，不可祇  
一路也。別更有麼？

師良久。

東寺卻問：借一路過那邊得  
否？

師云：大凡沙門，不可祇一  
路也。別更有麼？



東寺云：祇有此。

師云：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在中邑謝戒，中邑拍口，作和和聲。

師從西過東，中邑又拍口，作和和聲。

師從東過西，中邑又拍口作和和聲。



師當中而立，然後謝戒。中  
邑云：甚麼處得此三昧？師  
云：於曹谿印子上脫來。  
中邑云：汝道曹谿用此三  
昧，接甚麼人？  
師云：接一宿覺。  
師云：和尚甚麼處得此三昧？  
中邑云：我於馬大師處，得  
此三昧。



（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師問：如何得見佛性義？中  
邑云：我與汝說箇譬喻，如  
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  
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  
猩猩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  
應。

師禮謝。



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  
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  
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

又且如何？

中邑下繩床，執師手作舞

云：猩猩與汝相見了。

譬如螯リー、螟蟲，在蚊子眼睫  
上作窠ち。



向十字街頭叫云：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  
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  
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  
也？



崇壽稠云：

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腳手。

佛性義在甚麼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師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  
師展坐具。巖頭拈拂子置背  
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  
出。

巖頭云：我不肯汝放，祇肯  
汝收。

師與長沙翫月次，師云：人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

長沙云：恰是倩汝用。

師云：爾作麼生用？

長沙劈胸與一踏。

師云：叻，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

乃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他踏破，卻成兩箇。



人人盡道，岑<sub>ちん</sub>大蟲奇特，  
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

德山密代云：更與一踏。瑯  
瑯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  
陷畚身。

徑山杲云：皎潔一輪，寒光  
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

闌<sub>らん</sub>茸<sub>じゆ</sub>者，忠言逆耳。



休不休，已不已。

小釋迦，有陷虎之機。

老大蟲卻無牙齒。

當時一踏，豈造次？

驀然倒地非偶爾，眾中還有  
緇素得二老出者麼？

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  
月。）



師參古堤和尚。

古堤云：去！汝無佛性。師  
叉手近前三步應諾。

古堤笑云：子，甚麼處得此  
三昧來？

師云：我從耽源處得名，瀉  
山處得地。

古堤云：莫是瀉山的子麼？



師云：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取。

師卻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

古堤云：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

師嘆云：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師到虔州處微。

處微問云：汝名甚麼？

師云：慧寂。

處微云：那箇是慧？那箇是寂？

師云：祇在目前。

處微云：猶有前後在。

師云：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

處微云：喫茶去。



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  
近離甚處？

僧云：廬山。

師云：曾到五老峰麼？

僧云：不曾到。

師云：闍黎不曾遊山。（雲

門偃云：此語，皆為慈悲之  
故，有落草之談。瀉山秀

云：今人盡道慈悲



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

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僧一時領過。



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便打。

瀉山哲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鎚天下衲僧，爭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這僧麼？



親從廬山來，黃龍震云：  
仰山已是失去鼻孔，雲門更  
下註腳，有什麼救急處？我  
即不然。

近離甚處？云：廬山曾到五  
老峰麼？

云：不曾到。

只向道：別甌<sub>PL</sub>、吹香，供養  
此人。）



上堂。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  
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  
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  
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  
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  
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  
輕重來機。

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  
是雜貨鋪。

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

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

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  
真金。

師云：嚙鏃擬開口，驢年亦不  
會。

僧無對。



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  
喚則無。

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  
伴亦無。

豈況有五百七百眾耶？

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  
采拾。

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  
處。



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  
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  
不要三明六通。

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  
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  
本，不愁其末。



他時後日，自具去在。

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

汝豈不見？

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僧問：如何是祖師意？  
師以手於空作此（沈佛）  
相示之。  
僧無語。



師謂第一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云：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

師云：何不問老僧？

座云：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

師云：扶我教不起。



師問僧：甚麼處來？

僧云：幽州。

師云：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

僧云：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

師便休。

（侯寧勇云：放爾三十棒。）



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  
便喝。

師云：喝即不無。且道老  
僧過在甚麼處？

僧云：和尚不合，將境示  
人。

師便打。



有梵師，從空而至。

師云：近離甚處？

云：西天。

師云：幾時離彼？

云：今早。

師云：何太遲生。

云：遊山翫水。

師云：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



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  
小釋迦。

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  
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  
迦。（東林總云：諸方商  
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眼  
胡兒。來無蹤去無跡，直是  
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  
為縱奪。



諸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什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正令？



咄！黃龍新云：大小仰山，  
被爐僧熱瞞，更出貝多梵  
書，塗湖一上。如今更有異  
僧，乘空而至雲巖門下，喚  
來洗腳。

泐カセ、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  
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  
擒住。



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眾，責  
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既  
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  
立。為什麼不歸家穩坐，只管  
游山翫水。

昭覺勤云：驅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是從上爪牙。這羅漢  
具許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  
直得目瞪口呆く。

何故？鶴有九皋くゑ難翥しゅゝ、  
翼，馬無千里謾まん追風。  
大瀉泰云：大眾！仰山，只  
知准前趁鹿，不知身隨網。  
羅尊者偶爾成文，頗有衲僧  
氣息。若人會得，許爾倒捋か  
せ虎鬚。）



師住東平時，瀉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

師上堂，提起示眾云：

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瀉山送來。

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



眾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

師云：隨分。

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



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  
手作背拋勢。

僧以目視之，師低頭。

僧遶師一匝，師便打。

僧遂出去。

師坐次。

有僧來作禮，師不顧。

其僧乃問：師識字否？

師云：隨分。



師乃右旋一匝云：

是甚麼字？

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

僧又左旋一匝云：

是甚麼字？

師改十字作卍字。



僧畫此○相，以兩手  
拓，如修羅掌日月  
勢。

云：是甚麼字？

師乃畫此（卍）相對  
之。

僧乃作婁至德勢。



師云：如是！如是！

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

其僧禮謝，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

師云：汝還見否？

道者云：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



師云：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

道者云：某雖睹種種三昧，不辨其理。

師云：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師因一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

僧近前，添作圓相，似腳抹卻。

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出。

師問僧：近離甚處？

云：南方。

師舉拄杖云：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



云：不說。

師云：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

云：不說。

師召大德，僧應諾。

師云：參堂去。

僧便出。

師復召云：大德！

僧回首。



師云：近前來。

僧近前。

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云：

去！（雲門偈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



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  
師乃垂下左足。  
僧卻過西邊叉手立。  
師垂下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  
師收雙足。  
僧禮拜。



師云：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

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師，指雪師子問眾：

有過得此色者麼？

眾無對。

（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

雪寶顯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師臥次。

僧問云：法身還解說法也無？

師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

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

瀉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



（徑山杲云：瀉山，正是憐兒  
不覺醜。

仰山，推出枕头，已是漏逗。  
更著箇名字，喚作劍刃上事，  
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  
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  
獻華，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  
有傍不肯底出來。



我要問爾推出枕头，還  
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華云：若是劍刃上  
事，寂子何曾會用。忽  
有箇僧出來，問法身還  
解說法也無？



向他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

又問：說得底人在甚處？

只向他道：三生六十劫。

靈隱嶽云：仰山，從前一條脊梁，硬如鐵。被這僧連拶，便乃四楞塌地。

瀉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卻一隻眼。



忽有僧問：冶父法身，還解說  
法也無？

便與攔胸一踏，踏倒教伊起  
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

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  
被雷驚華入牙。）

師閉目坐次。

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相。

顧視其僧。

僧無語。

師攜柱杖行次。

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

師便拈向背後，云：見麼？僧無對。



師問一僧：汝會甚麼？

云：會卜。

師提起拂子云：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

僧無對。

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  
如今變為地火明夷。



問僧：名甚麼？

云：靈通。

師云：便請入燈籠。

云：早箇入了也。

（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



問：

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床是色，請和尚離卻色，指學人心。」

師云：那箇是禪床，指出來看。

僧無對。



（玄覺云：  
忽然被伊卻指禪床，  
作麼生對伊？  
有僧云：  
卻請和尚道。  
玄覺代，拊掌三下。）

問：如何是毘盧師？

師乃叱之。

僧云：如何是和尚師？

師云：莫無禮。

師共一僧語。

旁有僧云：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

師云：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

僧默然。



師云：何不現神通。

云：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

師云：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



師，住觀音時，出榜云：

看經次，不得問事。

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

師卷卻經問：會麼？

云：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

云：汝已後會去在。

其僧到巖頭。

巖頭問：甚處來？



云：江西觀音來。

巖頭云：和尚有何言句。

僧舉前話。

巖頭云：這箇老師，我將謂被  
故紙埋卻，元來猶在。



僧恩[益+(邝-台)]問：

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

師云：此意極難。

若是祖宗門下。

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



云：除此一路，  
別更有入處否？  
師云：有。  
云：如何即是。

師云：汝是甚麼處人？

云：幽州人。

師云：汝還思彼處否？

云：常思。

師云：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タ

ヲノ 去一ヲノ，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



師云：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

云：除卻這箇，別更有意也無？

師云：別有。別無即不堪也。

云：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

云：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益+(邨-台)]禮謝之。

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

師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為山問師：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

師云：此是顯大機大用。

為山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師  
云：百丈得大機，  
黃檗得大用，  
餘者盡是唱導之師。  
漚山云：如是！如是！  
漚山，舉百丈野狐話問師。師  
云：黃檗常用此機。

瀉山云：

汝道，天生得・從人得？

師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

瀉山云：如是！如是！

瀉山，舉百丈問黃檗：

甚處去來？

黃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子來。

百丈云：還見大蟲麼？

黃檗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sub>出メ</sub>

<sub>テ</sub>勢，黃檗遂與百丈一擲。

百丈吟吟而笑便歸。

陞堂謂眾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

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問師：作麼生？

師云：和尚怎生？



瀉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甚麼到如此？

師云：不然。

瀉山云：子又作麼生？

師云：百丈只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

瀉山云：子有嶮崖之句。

為山，舉南泉問黃檗：

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黃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

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

黃檗云：不敢。

南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黃檗休去。

問師云：莫是黃檗搆他  
南泉不得麼？

師云：不然。

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

漚山云：子見處，得與  
麼長。



黃檗，在南泉為首座。一  
日捧鉢，向南泉位中坐。  
南泉入堂見乃問：  
長老！甚年中行道。  
黃檗云：威音王已前。  
南泉云：猶是王老師兒  
孫。下去。  
黃檗便過第二位坐。  
南泉便休。



為山云：欺敵者亡。

師云：不然。

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

為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為山，舉黃檗示眾云：汝  
等諸人，盡是噉イメ尤ノ酒糟  
漢，與麼行腳何處有今  
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  
師？

麼時有僧云：  
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  
麼生？



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問師：作麼生？

師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溈山云：此實難辯。

（溈仰師資，鼓唱拈評。機語儘多，如具臨濟錄中者。茲不重載。）

𦵏<sub>ㄈㄨˊ ㄇㄟˋ</sub>、上座，因到百丈。

百丈云：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

𦵏云：幸自非言，何須  
諮<sub>ㄘㄨ</sub>、<sub>ㄩ</sub>、<sub>ㄣ</sub>螻<sub>ㄌㄨ</sub>、<sub>ㄩ</sub>、<sub>ㄣ</sub>（說話無條理）？

百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𦵏擘開胸云：與麼不與麼？



百丈云：

要且難搆，要且難搆。

巖厂メ丕、云：

知即得，知即得。

師云：

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  
不妨奇特。若辯不得，  
大似日中迷露。



舉五峰問僧：

甚麼處來？

僧云：莊上來。

五峰云：汝還見牛麼？僧

云：見。

五峰云：見左角見右角。

僧無語。

五峰代云：見無左右。師

別云：還辨左右麼？



有一行者，  
隨法師入佛殿，  
行者向佛而唾。

法師云：

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

行者云：

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

法師無對。



瀉山云：

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  
仁者。

師代法師云：

但唾行者。

又云：

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

「還我無行者處來。」



師，接機利物，為宗門標準。

再遷東平，將順寂。

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  
云：一二二三子，平目復  
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  
吾宗旨。

至日午，陞座辭眾。



復說偈云：

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

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

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

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

歸仰山。

塔於集雲峰下，諡戶智通禪

師妙光之塔。